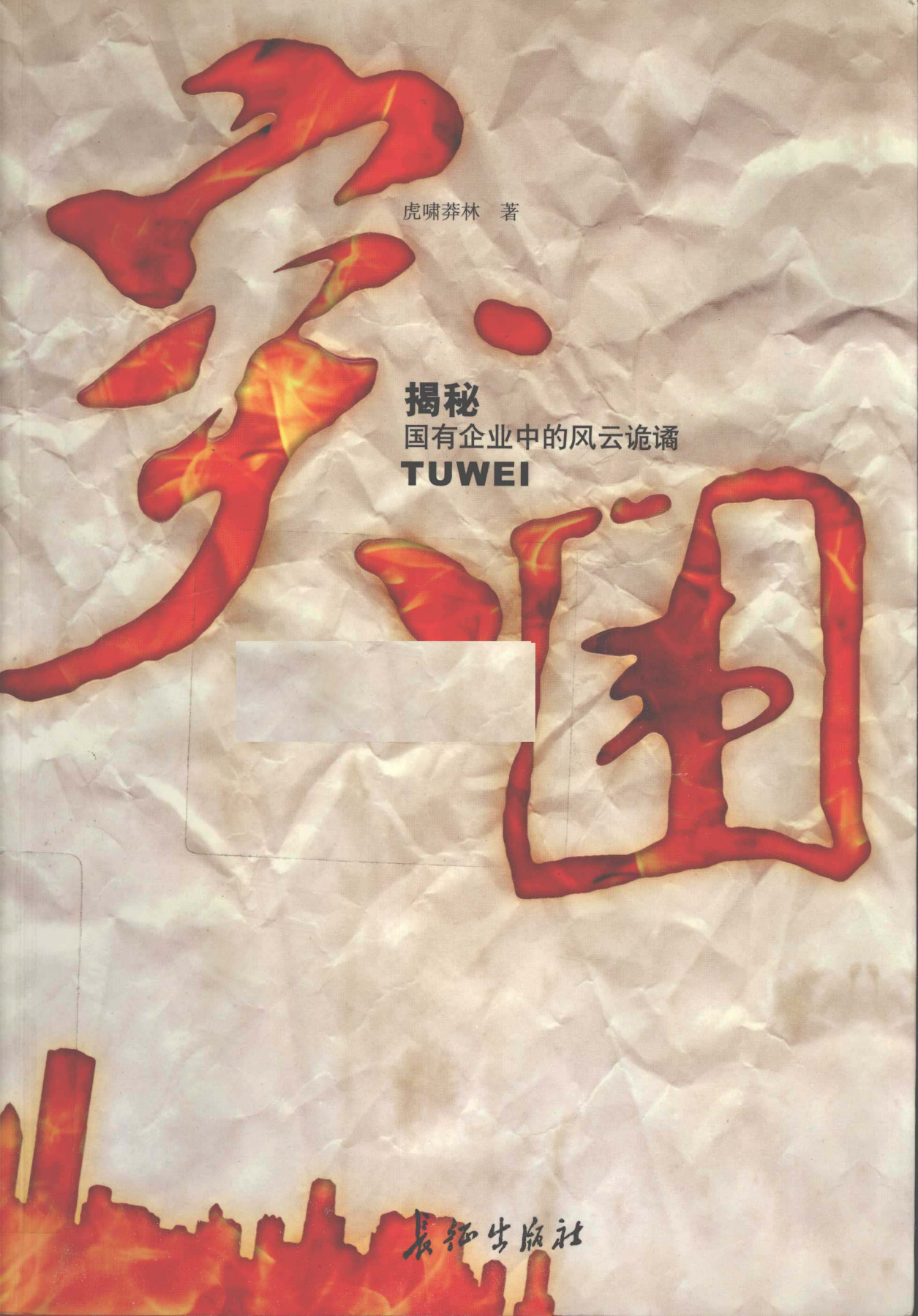




虎啸莽林 著

揭秘

国有企业中的风云诡谲

TUWEI



长征出版社

突围

虎啸莽林 著
TUWEI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围 / 虎啸莽林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0204-615-3

I. ①突… II. ①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729 号

书 名: 突围

作 者: 虎啸莽林

责任编辑: 一 苇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 含章行文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ISBN 978-7-80204-615-3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大雾弥漫	1
第二章	拨云见日	35
第三章	谁是探花郎	69
第四章	我乃摘星手	105
第五章	四十之惑	141
第六章	哲学思想	179
第七章	标本兼治	215
第八章	涛声依旧	251

第一章 大雾弥漫

1 溺海者说

1999年，深秋的一天，某沿海城市海洋市的海边，天空阴暗，浓云密布，天际隐隐传来滚滚的雷声，空气潮湿得能攥出水来。

离海边不远的高处，于万木葱茏、绿树掩映中，一座高大的办公楼伫立在阴晦低垂的天幕下，显得额外庄重。一道闪电划过，大门一侧镶有瓷砖的灰褐色矮墙上，几个笔锋遒劲的鎏金大字醒目耀眼：炎黄基建××工程局。

此时，在办公楼四楼的一个宽大的办公室里，并肩在落地窗前静静地站着两个人。他们一起眺望着远处浊浪翻滚的海面，心情也像大海中的浪涛一样汹涌澎湃，起伏不已。他们似乎在为了某件事儿而担忧着。屋里静悄悄的，仿佛连一根绣花针落到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也会发出“叮”的一响，这一响足以惊心动魄！

突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原有的沉寂。看到局党委书记魏鑫源依然“我自岿然不动”的样子，局长佟亦州走向写字台，当他发现是红黑两部电话中红色的电话振铃时，伸出的手又迟疑了……

“魏书记，是外部电话，你看……”他的意思还是魏鑫源接电话。

“接！”魏鑫源不容置疑地说了一个字，掷地有声。

“喂，哪里？”佟亦州不失礼貌地问了一声，低沉的男中音透着沉着、干练。

电话另一端传来不知是何人结结巴巴、时急时缓的声音：“魏书记，我是公安处的……邢志刚，刚才……刚才……”说到这里，电话那端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您是……”

“我是佟亦州，别着急，你慢慢讲！”佟亦州微微皱了皱眉头。

“呃……是佟局长啊，刚才据第六公安段传来的消息说，包工头李大库不知什么原因溺水身亡……”

“什么……”这是两个声音的集合，是佟亦州和魏鑫源异口同声。

在佟亦州的安抚下，局公安处长邢志刚总算把事情经过叙述清楚了：在公路局所辖的第六公路分局承包公路工程的民工头儿李大库，耐不住闷热的天气，看今天上午没事，于是光杆一人跑到海边游泳，不知什么原因不慎溺水……等人们发现时已身体膨胀，死亡多时，具体详情待查……

又是这个六分局！怎么出事的都跑到他们这个单位了？魏鑫源和佟亦州的脸上都像外面的天空一样阴云笼罩……

许久，魏鑫源喃喃而又愤愤道：“都怪……”

原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政府与企业社会职能的分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开势在必行。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于是全局上下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宣传热潮，接着就开始了资产清查与评估。正是由于这个资产清查大动作才引发了炎黄基建××工程局的大震动、大动荡。其下属的第六工程分局在清产核资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竟然出现了一千来万的亏欠！本来第六分局是一个对外呱呱叫的盈利单位，怎么瞬息之间判若云泥天壤之别？一时间干部职工议论纷纷、群情激愤，大有找到分局长刘鹏飞理论理论，或者质问他这笔款项到底流向何处的激情。等人们云集到刘鹏飞办公室时，只见房门紧锁，敲门不开，打开门一看，人迹杳然。是不是携款逃跑了？不知是谁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于是激愤的人群像炸了锅一样四散开来。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各种版本的传闻在职工家属院里弥漫，人们的情绪也动荡起来……事实上，通过局公安处的多方调查取证也证实了这一点：刘鹏飞确实潜逃了，至于携没携款尚不清楚。

这一消息足以让炎黄基建××工程局领导层震惊万分！

第六工程分局改制初期就已矛盾凸显，那么全局十几家单位是不是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全局的改制工作还能不能进行？还怎么进行？如果真是想象的那样，局里这个烂摊子将要如

何收拾？要知道此次改制工作可是通天工程，无论什么人要想改变这一动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由于李大库溺水死亡，地方司法机关也介入到这个案件中。他们在依法搜查李大库的遗物时，无意间找到了他生前的一个日记本，一抹微笑在办案人员的唇边绽开：没有想到李大库这么一个小小的包工头还有这样的心计，更没有想到李大库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居然心细如发、颇具文采。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他每次与刘鹏飞的交易，而且连每次交易的时间、地点也写得非常清楚。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每次交往的情节，李大库均用他那行云流水的笔调描写得有如故事一般，有些地方还加进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令一向办事严肃刻板的办案人员也不得不对李大库刮目相看。以下是李大库有关本次案件的日记摘要：

1996年×月×日 晴 微风

在一个好哥们儿的引见下，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鹏飞局长。这可是我出道以来所见到的最大的首长了，心中不免忐忑。为什么？我可不是出来瞎混的，自从庄里的五叔把我由高中毕业生带到了这条道上，看到工地沸腾的场面，我就知道自己已与公路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时不时的总是有一种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感觉。经过几年的打拼，靠着高中所学到的知识，我已成功地由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了拥有200多人的公路工程承包商。别看它不起眼，但对于我来讲那可是一步不小的跨越啊！由此我懂得了知识不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还能提高一个人的身份！由于我的努力，我们这支队伍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再也不是靠人怜惜和施舍的二杆子队伍。现在我们终于和那些过去趾高气扬的“老大”们形成了甲方乙方的态势，谁还敢小觑我？我是一个商人，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承包商，既然是商人，那么所得利益高于一切，我难道还怕他刘鹏飞不成？但甲方毕竟是甲方，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所以我有些惴惴不安，这很正常，这也是过去那种心理暗示的习惯使然。故此，在利益面前，结交这么大的一个首长，我的原则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996年×月×日 晴

我还是过高地看待了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因为商品经济社会里，你追求的是利益，别人难道不是？四十多岁的刘鹏飞不好对付呀，真中了那句话，人老奸马老滑。开始与他交谈自己真有点吃力，他就是那么油泼不松滴水不进，在他面前自己快要黔驴技穷了。好在本人有备而来，递上两条大中华还有两瓶贵州茅台，你还别说，他立马眉开眼笑了！看样子这也是一个闷骚的猫儿啊。之后就哥长弟短地喷了起来，他能侃，我也不含糊，再加上中午的一顿猛撮，我们竟然成了“铁哥们儿”。他放言，只要有他们的工程任务，他首先考虑我们。嗨，多亏了我那两条大中华、两瓶茅台酒和一顿饭啊。嗨，我那颗心疼的三千多元人民币啊！

1997年×月×日 阴 潮湿天气

我揽到了工程，可也为刘鹏飞付出了3万元人民币。现在我与刘鹏飞的关系那真是没得说，他没事了就打电话找我：“李大库兄弟，哥哥我今天有空，咱们是不是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那还用说，我已是他编外的办公室主任了，不就是钓鱼打鸟搓麻泡妞嘛。也真是的，四十多岁的人了精力咋那么旺盛呢？有时间就不会回家陪陪老婆孩儿的？说起这些我还真不好意思记录，到如今他不但吃花酒，还真敢到一些桑拿酒店开房哪！我每次看到他如此潇洒和从容，真有些汗颜！我买单可以，有一次他居然让我陪他一起泡妞！我敢吗？我那么做对得起家里年轻貌美的老婆吗？要知道我们家梅兰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呀！

1997年×月×日 阴

到年底工程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去年的我眼高过顶，现在的我已是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挣了一些钱不假，可我还得孝敬刘鹏飞去，谁叫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次他不要钱了，领着我到了一个新盖的小区里，指着一所100多平米的房子说，兄弟，老哥我拜托你给装修一下，你可不能糊弄我呀，到时候我要验收的。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花了十来万，为他装

修了房子，得到了他一个廉价的拥抱和明年多给一些工程的许诺。只是不知道他装修这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按道理讲，他家四口人住着120多平米的房子也够宽绰的了！难道他想炒房产？不对，那样就不会装修了。难道是……

1998年×月×日 晴

春节过后，海边的天气不是那么寒冷。今天在给刘鹏飞拜晚年喝酒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要为我在即将上马的工程上割下一块很肥的标段。这家伙还挺够意思。不！也可能是我的供奉到位吧。不说给他夫人的裘皮大衣，就是给他儿子的压岁钱也有5000元啊！不过，我还是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那栋新装修的房子里住着一个年轻时尚的女子。他也不避讳我狐疑的眼神，大方地说：“这是我的一个相好。”我心想，什么相好？不就是包的一个二奶吗？

1998年×月×日 阴

这地方的气候真不适应，总是阴天，把人的心情也弄得很压抑。这里的公路工程还是不错的，但并不像刘鹏飞说的那么肥。工程进展得可以，只是这里的饭菜让人接受不了，逢菜必辣，沾饭必硬，搞得我肠胃一时半会儿消受不起，整天跑肚拉稀！

刘鹏飞的胃口越来越大了，色胆也越来越壮了。在贵州又找了个情妇！于是买房装修的事又落在我身上。中央再三强调反腐倡廉，他就不怕撞到枪口上吗？

1998年×月×日 阴

元旦后，这儿阴冷阴冷的。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可为了抢工期，我们是不可以放假的，估计春节期间也不能休息。我们家梅兰真是有情有义，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毅然将家里小卖部的生意托付给父母，天使般地带着孩子“飞”到了我身边，真令我感动不已。可能是受到了我的雨露滋润吧，梅兰的脸色不但红润而且人也更加妩媚起来，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给我的工地带来了无边的生机，却也引来了色狼贪婪的目光。如果目光是手的话，我想梅兰身上的衣服早就让人剥光了

许多次。这其中也包括刘鹏飞的色眼，他甚至借请我喝酒之机，对梅兰动手动脚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有道是，朋友妻不可欺。你刘鹏飞身边并不缺少女人哪，为什么对我用起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当时就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他才悻悻地拂袖而去。过后他竟然还恬不知耻地私下与我打起“换妻”的主意，当然是用他此地的小蜜，真是岂有此理！我是那样的人吗？自然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从那以后，我们的隔阂产生了，但关系还说得过去。你想，他有许多秘密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如果不仁，我怎么能善罢甘休？

1999年×月×日 阴

工程干完了，也听说国有企业要“改制”，刘鹏飞回到了他们分局所在地。他们的分局和他们的总局在一个城市，只不过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一个小时的车程。因为工程款不到位，我也紧随其后来到了这座滨海城市。

1999年×月×日 阴

这鬼天气，怎么看怎么像刘鹏飞这几天的脸色，阴沉晦涩，飘忽不定。刘鹏飞没有了往日气定神闲的风采，总是像困兽一般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跟他催拨工程款的事情，他居然冒出一句“你跟我借钱，我还欠着一个大窟窿跟谁要去？”简直莫名其妙，真郁闷!!!

1999年×月×日 阴

刘鹏飞这小子是不是要我呢？怎么好几天了都狗吃麸子不见面呀？到办公室，吃闭门羹；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关机。郁闷！你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天气闷热，左右无事，下海游泳去……

李大库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摘录的。日记本的后几页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他与刘鹏飞以及许多工程负责人的“往来”账目，不下100万！其

实不言自明,这里哪有“来”的账目,全都是行贿的记录!

局里的领导层听到这样的调查结果,不光是震惊的问题了,一个个呆若木鸡,仿佛空气凝固了,时间凝固了,人也凝固了……

1.2 拔出萝卜带出泥

这还了得!所属单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上级领导哪里去了?不下十几人的局级领导和十几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是如何对下级单位实施管理的?更何况第六工程分局就在工程局的眼皮底下,同在一个城市里,难道真成了人们所说的“灯下黑”?抑或是有些局领导也参与了此事?

还是局党委书记魏鑫源盖棺论定:“如果没有这个‘改制’,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此语真是石破天惊,既为发生的事件找到了“根源”,又为因此事受牵连的人打开了枷锁。但是稍稍有些头脑的人或者动下脑筋的人知道,大势所趋的动作仅仅是一个局级干部就能阻挡得了吗?此时,聪明人的选择是沉默。

李大库的日记为司法机关的破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也揭开了第六工程分局在招投标运作中、在施工生产中、在工程竣工索赔中、在雇佣民工队伍签订合同中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的黑幕……

如果说刘鹏飞是一个生长在黑土地里的大萝卜,那么揪住了这个大萝卜的缨子往上一提,白白的大萝卜应声而出,自然也就带出了许多粘在这个大萝卜上的污泥,并且这是一块很大的污泥。不是吗?

不消说,刘鹏飞是一个能人。他的能量很大,大得能够让他在市场经济初期,面对着竞争无序的状态而如鱼得水。于是靠着貌似憨厚淳朴的外表、三寸不烂之舌和施以小恩小惠的非常手段,他居然在建筑市场上扑腾得风生水起,一时间在公路工程这片天地里,一提起刘鹏飞,人们都或多或少知晓一些他的传奇经历。这倒不是他自己的故意渲染,而是市场经济初始时的真实写照。无序意味着漏洞百出,意味着法律法规不完善,意味着有空子可钻。市场发育不健全则正是“能人”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天赐良机,何乐不为?但是在公路建筑市场这个圈子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刘鹏飞所处的那一片天地里,也有人买他的账,

每每在市场遭遇后，他们必然怒目相向、分庭抗礼，大有不共戴天的意思。正如世上有矛必有盾、有阴必有阳、有反必有正、有黑暗必有光明一样，事物的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组成了这纷繁复杂、错落有致的大千世界，造成了人间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令人既无可奈何又叹为观止。于是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也因此吟诗弄赋，终于成就了浩若烟海、千古绝唱的瑰丽诗篇。

这个人曾经在刘鹏飞手下干过，由于出类拔萃的才华和卓尔不群的性格，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人于是被他排挤出第六分局，据闻这个人现在担任赣龙公路工程标段局指挥部指挥长，叫路万里。他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干事业的大好年华。又闻路万里曾用半斤北京二锅头酒，力挫刘鹏飞 10 万元人民币的锐气，一举拿下了某一个公路工程标段。此故事一时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这是后话，留做下文细说。

尽管刘鹏飞有阻力，但清除之后还是一路畅通无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久的将来他就是副局长的唯一人选。可谁知道千算万算，一个公司改制宛如一把锋利的刻刀，揭开了瞒天过海、欺上瞒下的画皮，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就是因为改制这个导火索，引爆了炎黄基建××工程局第六工程分局的“置药处”，发生了这起惊天动地的爆炸。而这一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有迹象表明，不仅仅是牵连到某些局领导，还可能牵扯到本市和其他省市的政府要员。牵一发而动全身哪！炎黄基建××工程局的领导们此时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们在紧张地思索，紧锣密鼓地操作，在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压力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他们在本省市个别领导的指点和暗力协助下，使出浑身解数把此案件收归到本系统内“消化”，屏蔽了地方司法部门的“介入”，切断了顺藤摸瓜的蔓系，保全了他们自己以及终端“大瓜”，弄了个弹冠相庆皆大欢喜。但是“攘外”的事情风雨过后，“安内”的情况就很不容乐观了。为什么？权利之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这不，他们正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呢。

这天下午，炎黄基建××工程局。四楼会议室烟雾缭绕，热气腾腾。局里九名常委分列椭圆会议桌两侧，党委书记魏鑫源端坐在中间。只见

他面沉似水，眉头紧皱，时而吞云吐雾，时而浅啜茶水。他在等待着会议的议题倾向他的一边。

其实，今天的常委会议题就是两个：一是企业改制的事情是一鼓作气继续下去，还是偃旗息鼓暂且搁浅，然后见机行事；二是对第六分局的处理问题——是就此打乱现有的格局将其分割开来，让各分局消化接收，还是另派高人接管重整旗鼓？

对于这么两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魏鑫源考虑再三，依旧举棋不定。他本人的意思当然是改制消声，六分局分解！这样一来不但使各种矛盾化解为无形，还保存了自己多年的老面子。否则他不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斡旋于炎黄基建总局与地方政府之间，表面上他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实际上心思缜密的他确有难言之隐，他不想就这么将自己多年经营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次失足而抱憾终生。因此他必须要力挽狂澜。魏鑫源现在后悔的就是为了一己之私眼看即将退休没有逮住狐狸还弄了身骚，恨死了那个拉自己下水的刘鹏飞。不是因为他，自己就不会这么被动；不是因为他，自己也就不会抱着一颗诚惶诚恐的心，向别人点头哈腰，永远保持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形象；不是因为他，自己总是站在某个制高点上，对别人指手画脚。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六十岁现象？晚节不保，令人扼腕痛哉！到如今，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不然，难道还要任人宰割？！于是，他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步步为营的行动。

他首先想到了拔出刘鹏飞这个“萝卜”，带出的“泥”决不仅仅是他一个，在局机关可能还隐藏着不少，像经营处、施工处肯定大有人在，只不过有他这把大伞作掩护，他们尚且苟延残喘。如果他这杆大旗一倒，那么迎接他们的将是致命的一击。对！有这样的挡箭牌为何不用？况且我这也是为了企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么！

其次，他自参加工作以来，起起浮浮几十年，艰苦奋斗数十载。那真是甘洒热血写春秋。自己献了青春献子孙，功劳和苦劳有目共睹，自信人脉不错，上有坚如磐石的大山做依靠，下有干部职工的群星捧月。岂能因为这些许小事把以前的辉煌和灿烂全部一笔勾销？

第三，尽管现在企业的体制是“厂长负责制”，党委一元化领导已成为过眼烟云，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业已尘封许久，但是其历史的烙

印仍在。加之自己在本局经营多年，本身又是从局长的位置上走过来的，甭说他跺跺脚公路局上下要颤上三颤，就是他说一句话，几位副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是刚从炎黄基建总局下来锻炼的佟亦州也对他礼让三分，尊敬有余。

基于上述考虑，他决定向佟亦州摊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佟亦州竟然不给他面子！但佟亦州语气谦恭和缓，态度诚恳明朗。他的理由是充分的：试想现在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我们不能逆流而上螳臂挡车，应该积极推进迅速促成，而不能因噎废食半途而废；对于第六分局的事情更应该统一认识派人接管，而不能把它强行分解矛盾下放，这样我们上对不起总局领导，下对不起职工群众！短短几句话就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魏鑫源就像鼓起的气球遇到了佟亦州的绵里藏针，“哧”地一下子撒火撒气——瘪了。

其实他应该能够想象到这个结果，只不过心里还是抱有幻想，心存一念希望，侥幸心理在左右着他，这正中了那句“事不关己，关己则乱”的至理名言。“目前只有上党常委会了，看看常委会的情况再说，如果常委会的意见倒向佟亦州的话，我的工作生涯就得结束了！”他悲哀而又无奈地想。

可谁知，令魏鑫源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局党委会上，只有他与佟亦州发表了对这两个议题的观点，其他人环顾左右后，均低头敛眉三缄其口，最后在一阵难挨的沉默中以举手表决的形式出现：结果支持魏鑫源的三票，支持佟亦州的三票，有一票弃权，四比四平！顿时，魏鑫源只觉得天旋地转，大脑一片空白……

这将如何是好？他现在顾不得怒视或者鄙视那个投弃权票的人了，他只觉得自从接任局党委书记以来，他是坑坑洼洼净走了背字，中青年时代的步步登高踩在鼓点上的灿烂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到头来只落得个灰头土脑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不，且慢，如果这次常委会的决议落到总局领导手里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哎呀，这可是一个大问题！”魏鑫源想，“我必须赶在这之前到总局去一趟，争取主动。不然事态将不可收拾……”

魏鑫源还是魏鑫源，一旦决定的事情总是雷厉风行的。他在短时间收拾好混沌的大脑，也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于第二天开车直奔总局。

也不知他与总局有关领导是如何坦白的，更不知总局领导对他的所作所为如何处置，反正在第四天下午，魏鑫源用电话把佟亦州叫到了局党委书记办公室。

望着坐在对面小自己十岁的局长，魏鑫源似乎是发自肺腑地说：“亦州，不，佟局长！在您来这里之前我们只是泛泛之交，互相之间不甚了解，您来到咱们局之后，我们相交一年，从心里讲您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思想、很有胆识、讲究原则的人，您的到来是我们局的荣幸！我很佩服您。”看到佟亦州张嘴躬身要站起来说话，魏鑫源用右手示意其坐下听他说完。他接着说：“您不要认为我的话有恭维的意思，也不要惊诧今天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也许您有所察觉，抑或已有‘线人’通报，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希望您再最后支持一把我的工作，请放心，这次的支持对于您和我们局都将是有利的。我有一个提议，尽快再召开一次党委常委会，继续研究上次党委常委会遗留的问题，并将上次的常委会决议视为无效，不能上报！”魏鑫源布满血丝的双眼一直紧紧地盯视着佟亦州的脸。

此时，佟亦州的心里像开了锅一样，亦像窗外波涛汹涌的大海不能平静。身处官场沉浮，历尽尘世沧桑，眼观市场经济，胸纳万千气象，他还不明白眼前的这点儿雕虫小计？望着年近花甲的魏鑫源那苍苍垂垂老矣的面容，心忖：看来魏鑫源是机关算尽，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呀，他这一击不成迅速撤身的打法，表面上看来为了本局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我今后的工作，实际上是想瞒天过海、脚底抹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岂能不知你害怕什么？如果你那虚晃一枪成功的话，那岂不是害了企业，损失了资产？最后让职工身上背债？以你一己之私强加于万民之上，你能成功得救，可你想到了这个企业的万千群众吗？你就能做得出来？亏你还是一位声名赫赫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

可是，不按照他的想法运作，我就是捅破天又能怎么样？若不是企业改制出现刘鹏飞事件，魏鑫源必然优哉游哉坐在局党委书记的宝座上享受着很高的待遇，颐指气使，吆五喝六，身上带有多年的积习，思想上沿袭着旧有的陈腐观念，一直混到退休为止。为什么？还不是他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积攒起来的“老本”在作祟，还不是时下老百姓所说的“上边有人”！自己知道刘鹏飞事件的背后那千丝万缕的纠葛，也曾参与

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如果捅破魏鑫源身上的画皮，捎带出一小批“坐车”分子，必然引起总局的震动，说不定自己也得脱层皮，那样的话这个基建工程局势必面临着重新洗牌！哎呀，这真是一道难解的题……

可是，郑板桥所言“难得糊涂”还真是难得啊……也罢！前人的哲学已经告诉我们，只有保存好自己，才能更有力地消灭敌人。我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佟亦州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之后脸上立刻洒满了明媚的阳光。

佟亦州走后，魏鑫源颓然地坐在大班椅上，身心感到异常疲乏，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没多时，他蓦然又睁开了双眼。

天晴了，一扫往日的阴霾。夕阳的光辉为宽敞明亮的局党委书记办公室镀上了一层厚重的金黄。魏鑫源感受到身后的一排古朴典雅的书架以及上面满满的各种书籍在静静地注视着他，他的眼睛由远而近，也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圈高靠背沙发在远处默然相对，那是他休息、与人谈话或者召开小型会议的场所。在那里，曾经进行了多少严肃而又深刻的谈话，又经历了多少促膝而又温馨的场面，又有多少令人感怀的事情让人回忆？现在这一切似乎离开自己很遥远了，但当记忆的闸门打开时，它们就会前呼后拥地涌入自己的大脑。

这间办公室是发号施令的场所，这是权利与地位的所在。过去并没有显出它是多么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如今它们仿佛长了眉眼般可爱亲切，魏鑫源与它们默默地对视了许久许久……

“现在看来这一切将离我而去了啊……”魏鑫源的胸腔里好像塞上一团沉重的铅块，他不禁在心里喟叹了一声。

3 临危授命

有人说，由于官僚主义和体制的相互作用，地方政府和有些企业的办事效率慢得有如蜗牛，令一些不得不前来办事的人员痛苦不堪，欲诉无门。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不信你去找个熟人或者他们的领导试试，那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尤其是他们认为能够借上光、乘上风的所谓人物（最好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这些工作人员乐得屁颠屁颠的，并且他们的态度还是那么的谦恭温和，端茶倒水递烟寒

喧,无微不至。量体裁衣,尽管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汇,但从某种意义上就活化了这种社会现象。

看来,魏鑫源的事情就属于后一种了。这不,离他去总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纸退休令迅即到了手中。

与总局党组组织部长一同前来宣布魏鑫源退休命令的还有一位五十左右的男子。此人中等身材,偏瘦,腰板挺直,粗重眉毛下的眸子闪亮,嘴唇紧闭,面部表情刚毅。他就是接替魏鑫源的新任局党委书记海中浪。

人事档案和有关资料显示:海中浪,男,48岁,在××部队曾任团长、团政委。于1990年转业后在东江省交通厅任基建处副处长。八年时间,他在东江交通厅所分管的公路建设及改造工程中,表现得思路超前,规划科学,管理得当,成绩卓越,颇受厅、总局领导的赏识与好评。结果一路飚升至处长、副厅长。此次该工程局人事变动,总局领导权衡再三,从几个候选人中决定启用他独当一面,将企业带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搏击。

一番的寒暄,必要的礼节,会议、酒宴、交接等所有繁琐冗长的程序进行完后,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海中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他随身携带的不能再简单的行李,环视了一下自己已经就位的工作环境,就久久地伫立在办公室窗前,眺望着窗外海天一色的景象,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往事如潮,虚幻而又真切……

他想到了在××部队担任团长和团政委期间的一切。那时,他就对部队所进行的公路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部队在那个期间只是打配合搞一些附属工程,但他总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了保质抢工期,他披星戴月、摸爬滚打;为了减少技术上的失误,他带领几个高中知识基础好的战士勤学好问;为了工程管理上的严谨,他和团部的领导分层管理、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就这么坚持到工程的全部竣工,他们的成绩当然是一流的,他们的贡献自然是杰出的,他们的作为显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们尤其是一马当先的他,却被说成是“荒了自己的地,种了别人的田!”这些人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忘了海中浪何时在部队的训练、比武、演习中度过?哪次不是前三名?可为什么一到某个关口上就要遭到这样的非议?是海中浪的性格